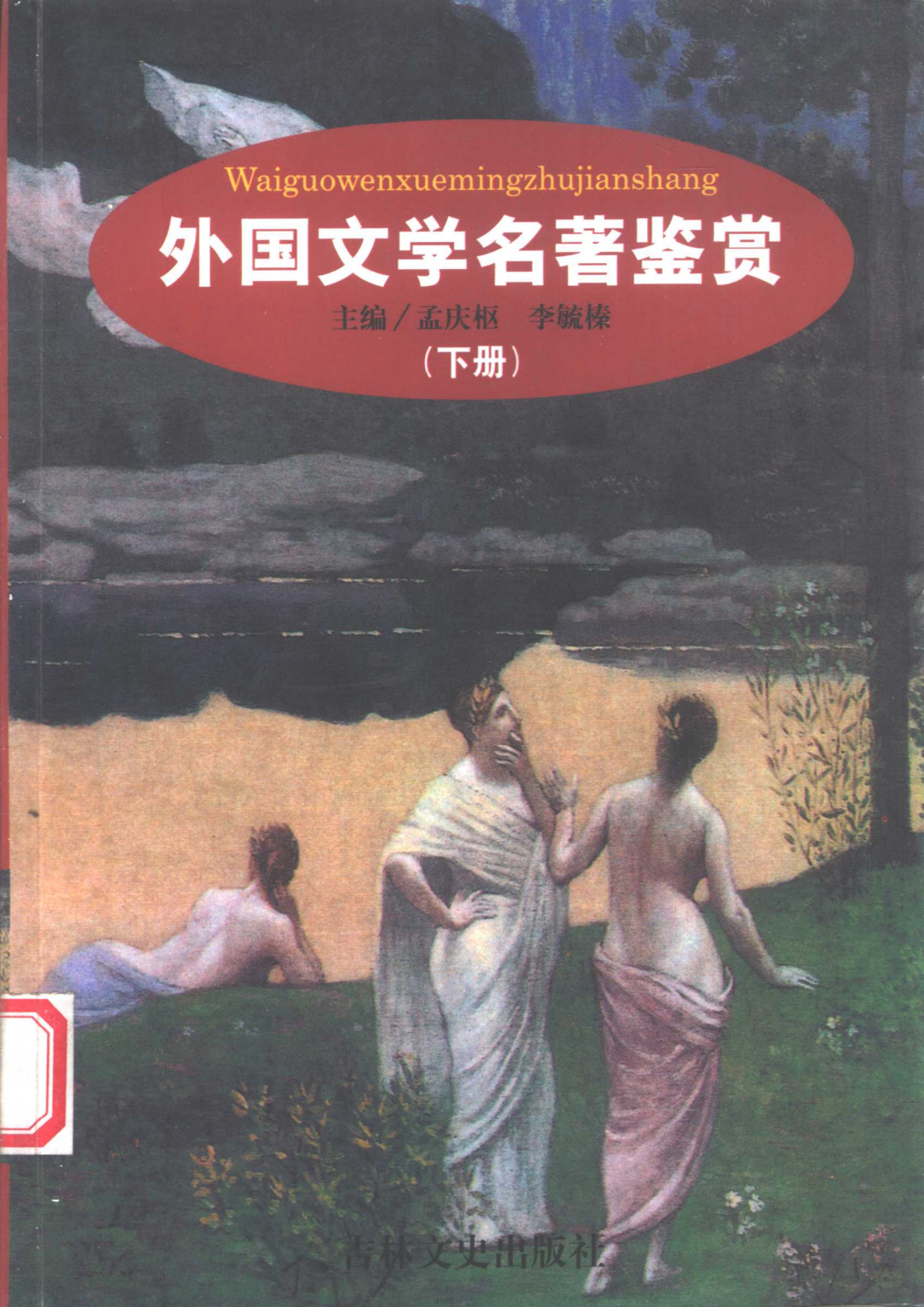




Waiguowenxuemingzhujiانشang

外国文学名著鉴赏

主编 / 孟庆枢 李毓榛

(下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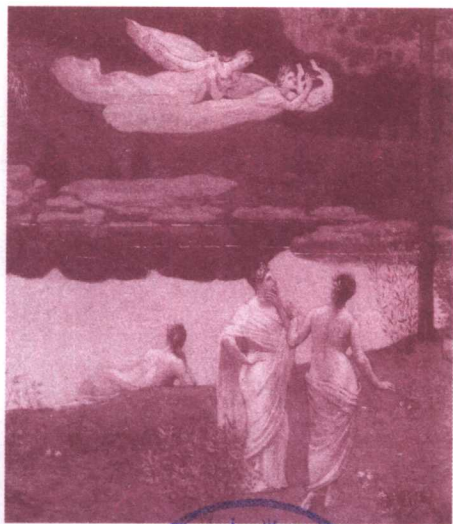
42.2
357



外国文学名著鉴赏

主编 / 孟庆枢 李毓榛

(下册)



Wanguowenxuemingzhujianshang



吉林文史出版社

俄国第一部描写“新人”的小说

——屠格涅夫的《前夜》

《前夜》是屠格涅夫继《罗亭》(1856年)、《贵族之家》(1858年)以后于1859年完成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刊登在卡特科夫主编的《俄国导报》1860年第1、2期上。

《前夜》的情节同前两部小说类似,也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小说的主人公英沙罗夫——一个26岁的保加利亚年轻人在侨居俄国期间与俄罗斯的贵族少女、20岁的叶琳娜邂逅,相识,相爱,并最终幸福地结合。当斯拉夫民族行动起来,在东欧抗击土耳其侵略和压迫的战事临近之际,英沙罗夫决定返回保加利亚,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叶琳娜毅然决然离开家乡,告别父母,追随英沙罗夫去参加战斗。英沙罗夫途中不幸病逝,叶琳娜义无反顾地只身前往异国他乡,继续英沙罗夫未竟的事业。

前两部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40年代,《前夜》的故事则发生在1853年的夏天,即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保加利亚的爱国志士英沙罗夫是一个与以前作品中的主人公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形成截然不同的全新的人物形象。他出生于商人家庭,是一个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平民知识分子,而平民知识分子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阶段的主导力量。英沙罗夫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俄国解放运动第二阶段的临近。

我们知道,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阶段贵族时期是从1825年到1861年。这个时期占据历史舞台中心位置的,是受到过西欧文明影响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时期。这时,贵族知识分子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个位置将由平民知识分子来占据了。

素来以敏感著称的作家屠格涅夫“很快就猜到了深入社会意识中的新的要求、新的观念,并且通常总是在他的作品里注意到(只要环境许可)那些成为当务之急的、已经开始隐隐约约地激动着社会的问题”(杜勃罗留波夫)^①。正因为如此,屠格涅夫在《前夜》中,就以新的人物形象英沙罗夫代替了贵族知识分子罗亭、拉夫烈茨基这些多余人的形象,使之充当了小说的主人公。

尽管40年代罗亭等贵族知识分子关于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宣传曾经起过震聋发聩的作用,但到了50年代末,在社会意识普遍觉醒的形势下,这

种宣传显然已经过时了,人们厌倦了空谈家。美妙的词藻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社会开始呼唤“自觉的英雄”、“行动的英雄”,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指出的,“现在我们需要,不是那些越来越‘高出周围现实’的人,而是那些把现实本身提高到——或者教导我们提高到我们已经认识的理性要求底水平上的人。总之,我们需要实践的人。”^②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迅速捕捉到了生活中的这种新的要求。于是,一个新的人物形象英沙罗夫这个“实践的人”、“自觉的英雄”、“行动的英雄”也就应运而生了。

其实,《前夜》的故事情节,也并非屠格涅夫的杜撰,而是“生活所提供的”^③。它所依据的,是屠格涅夫在姆岑斯克县的邻居卡拉杰耶夫讲述的经历。卡拉杰耶夫这位年轻的地主于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后来战死在那里。他临行前交给了屠格涅夫一个笔记本,因为他预感到自己不能生还,耽心这份材料“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对屠格涅夫说:“我把它交给您,……就请您利用它写些东西。”^④屠格涅夫读过后,深为感动。他写道:“卡拉杰耶夫在莫斯科期间爱上了一位姑娘,对方对他也以爱相报;但是她在认识了保加利亚人卡特拉诺夫(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人当时曾十分有名,至今未被家乡遗忘)以后,爱上了他并随他去了保加利亚,不久后他死在那儿。这个爱情故事叙述得真挚感人——尽管技巧太差。”^⑤屠格涅夫读了这个笔记本后曾激动地大声说:“这就是我要找的男主人公!”^⑥

果然,屠格涅夫没有让这份材料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6年之后,即1859年夏天,他开始创作《前夜》,并于同年深秋时节完稿。作家原本将这部小说定名为《英沙罗夫》,后来才换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书名——《前夜》。作家写道:“我给小说起了这个书名,是因为它发表的时间……那时在俄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像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样的人物,便是这种新生活的先驱者。”^⑦这一点,俄国当时的文学批评界也注意到了。《俄罗斯的话》的批评家指出:这部小说的“标题所包含的象征性的暗示,可以被认为具有很广泛的意义”。因为“标题本身便指出了小说的主旨,使人想到作者希望加以说明的,不仅是它的艺术形象所包括的那些东西而已。”^⑧《前夜》的发表确实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即将来临。

二

《前夜》的主人公不再是《罗亭》等小说中所着力描写的理想主义者、幻想家,“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们是新人,是献身于事业的人。作家本人就说过,这部小说的基础“是为了把事业推向前进……必须有一批‘自觉的英雄’这一思想”^⑨。它的重大的意义正是在于它是第一部描写这种英雄的长篇小说。

男主人公英沙罗夫是俄国文学中最早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但他不是

俄国人，而是保加利亚人。他出生在保加利亚狄尔诺夫城，刚满8岁时，他的母亲被土耳其军官强暴后杀害，他的父亲为报仇雪恨杀伤了那个军官，并因此被土耳其人枪杀。小英沙罗夫先被邻人收留，后寄居生活在基辅的姑母家，在那里整整住了12年。20岁时，他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两年时间里，他走遍了整个保加利亚，经历了很多危险。1850年，他又来到俄国，在莫斯科继续深造。当东欧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的起义开始之后，他急切地渴望参加到起义者的行列中去。他遏制住了自己对叶琳娜萌生的爱情，准备不辞而别。只是当叶琳娜主动向他表白了感情，并表示愿意与他一同奔赴战场时，他才接受了这份珍贵的情感。在英沙罗夫的心中，祖国的解放事业高于一切。他充满着这“惟一的、永远燃烧着的激情和专心致志的思考”。虽然他的父母都是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但他的行动的出发点却并不是为了报家庭的私仇，而是为了竭尽对于整个民族的忠诚。当叶琳娜问他是否去找过杀害他父母的仇人时，他回答说，没有。他说：“我不找他，并不是因为我不认为我有权利杀掉他——我可以问心无愧把他杀掉——只是因为，现在不是报私仇的时候了；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公仇……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解放。”

正是英沙罗夫的这种崇高而炽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怀强烈地吸引了叶琳娜。叶琳娜观察到“当他一说到自己的祖国，他好像就长大了，长高了，他的姿容就立刻焕发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像纯钢了，啊不，好像是，在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低下头去。”“他也不只是空谈——他行动，还会永远行动下去。”叶琳娜问他，“您热爱您的祖国吗？”他这样回答说：“那也难说，当我们中间谁是为了祖国而死，那才可以说，他是热爱祖国的。”他认为只有经过严峻的考验，为祖国牺牲生命而在所不辞的人才配得上称作爱国者，只有为祖国行动，为祖国而献身才是真正地热爱祖国。停留在口头上，甚至于把热爱祖国的辞句当成自己扮演崇高的正面角色的装饰品是不可取的。连那个追求叶琳娜的画家舒宾也情不自禁地赞扬自己的情敌道：“他真是全心全意献身给自己的祖国——不像我们的这些口头爱国者，只会拍拍人民的马屁，只会空口吹牛……。”

与“多余人”相反，英沙罗夫充满着“对行动、对蓬勃行动的普遍要求”。他不仅具有现实生活给予的真正的理想，而且是有把这种理想付诸行动而埋头苦干的能力。他知道他为了什么准备去抛头颅、洒热血，知道为什么和同谁去作斗争。在旅俄期间，他总是不停息地、勤奋地工作着。他“研究俄国历史、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翻译保加利亚的歌曲和编年史，搜集关于东欧问题的材料，还在编纂一部保加利亚人用的俄文语法和一部俄国人用的保加利亚语法”。除此之外，当他的旅俄同胞们之间发生争端时，他不辞辛苦，出面进行调解，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他潜心地进行着准备。

英沙罗夫爱憎分明的品格也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深深的敬意。他对祖国

的爱是强烈的,赤诚的,对叶琳娜的爱是炽热的,真挚的。他对敌人、对丑恶现象、对世间的正义则充满了憎恨和轻蔑。如英沙罗夫等人在察里津郊游时遇到了几个德国人,他们对英沙罗夫同行的女士们肆无忌惮地进行调戏。英沙罗夫惩罚了其中一个带头的军官,把这恶棍掀翻在地,扔到了湖中。因为他对这种欺软凌弱的恶行无法容忍。不过,他的这种耿直的秉性也会引起某些人的误解和非议。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舒宾为英沙罗夫制作了两个塑像。“一座塑像表情优美:诚实、崇高、勇敢”;“另一座丹唐风格的小立像,却把他表现成一只竖起前腿、举角待触的公羊”。面相上带着“可笑的庄严、傲慢、顽固、愚蠢、偏狭”。这第二座小立像显然有丑化英沙罗夫的成分,但却也更突出了他对丑恶和不义的那种愤怒和憎恨的感情。本来,在一个充满着非正义的世界上,没有恨,爱也是虚伪的。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我们这里每一个真正正直的人,他的特征难道不也是仇恨一切强迫、专横、虐待,……”^⑩

诚然,英沙罗夫这个人物形象并不是十分丰满的。这不仅是因为,对于具有贵族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屠格涅夫来说,笔记本中的卡特拉诺夫并非自己熟悉的人物类型;而且还因为,这种人物在生活中还刚刚出现,他们的思想的性质和行动的特征尚未充分地显示出来。虽然如此,英沙罗夫这个人物仍然是鹤立鸡群,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对于这个人物,舒宾也不得不表示折服。他承认:“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任凭您朝哪儿看去,都找不出一个真正的人来。到处——不是小气鬼,就是胡混混;不是小哈姆莱特,就是自我陶醉的英雄,或者,就是地底下的黑暗和混沌,不然,就是懒惰的空谈家和木头木脑的鼓槌!”他不能不承认,英沙罗夫是一个远远高出于自己的具有铁的意志的人物。

三

《前夜》中的女主人公叶琳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姑娘”。这个姑娘尽管出身于贵族的家庭,但她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性格。为了献身于崇高的事业,她勇敢地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决裂。曾经为她而感到骄傲的父亲,对于她所走的道路,也感到害怕了。他称她为“一个狂热的共和党人,不晓得她是学谁的样!”

应当说,屠格涅夫笔下的叶琳娜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全新的妇女形象。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在叶琳娜的身上,“鲜明地反映出俄国现代生活的最美好的意向”^⑪。

屠格涅夫在谈论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过:“使我感兴趣的常常不是主要人物,而是次要人物中的一个;但是,没有这个次要人物,也就没有主要人物。”^⑫叶琳娜当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次要人物。她是女主人公,在小说中她

所占用的篇幅甚至比英沙罗夫还要略大一些。但是,对于处在舞台中心的英沙罗夫来说,叶琳娜在一定意义上也仍然是次要人物。这个人物有自己崇高的理想,鲜明的个性,正因为如此,她对英沙罗夫的理解、信任和倾心相许与忠实追随,也就把英沙罗夫这个人物形象更加清晰地映衬出来,使他显得更为真实、更为亲切感人了。

在屠格涅夫的笔下,叶琳娜和英沙罗夫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不只是两性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的共鸣。他俩都渴望着真正的善,积极的善;他俩对被压迫者、对穷苦人的命运都有着深切的同情和刻骨铭心的爱。对叶琳娜来说,“贫穷的、饥饿的、害病的人使她思念,使她不安,使她苦恼;她在梦中看见他们,她向一切熟识的人打听他们”。因为,她感到如果在她周围,她所接近的人们的悲哀、不幸、贫穷包围着她,她就非但无法想象有幸福的可能,甚至连个人的安宁都不可得。这也是英沙罗夫的思想。对于英沙罗夫来说,他也认为“在自己的同胞受苦的时候,这怎么能够满足和幸福呢?”“在他的祖国受奴役和被压迫的时候,这个人怎么能够安宁呢?假使所做的事业不是去减轻可怜的同胞的悲惨命运,还有什么事业可以使他愉快呢?”不过,重要的还不仅在于他们具有这种相通的思想,而是还在于英沙罗夫以自己的行动给渴望去从事积极的善行的叶琳娜指明了生活的道路。这也正是英沙罗夫对叶琳娜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叶琳娜在日记中写道:“啊,要是有人能对我说: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那该多好啊!存好心这还不够;要做好事……是的,这是人生中的大事。可是,要怎样做好事呢?啊,要是我知道怎样控制自己就好啦!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常常想到英沙罗夫先生……。”

实际上,叶琳娜是一个有思想的新女性。她经常在苦苦地思索人生的意义。她在日记中写道:“青春是为了什么?活着为什么?我为什么有一个灵魂?一切为了什么?”对于叶琳娜来说,对爱情的追求是同她对生活道路的选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她身边不乏追求者,那些追求者虽然大都也是超群出众的人物,但并不能满足她的崇高的精神需求。那敦厚、诚实、正直、勤勉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伯尔森涅夫是她喜欢并信赖的朋友,但伯尔森涅夫所想望的学者、教授的光辉前程,平稳的生活道路对叶琳娜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在把伯尔森涅夫与英沙罗夫比较之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指伯尔森涅夫)也许比他(指英沙罗夫)更有学问,也许甚至更有智慧……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和他比较起来,却显得那么渺小了。”对才华横溢、睿智多情、灵活幽默的雕塑家舒宾,叶琳娜虽然不无好感,但他那缺乏严肃的生活追求、全凭灵感即兴创作的近于游戏人生的随意态度,却难以使叶琳娜对他倾心。至于对她父亲心目中的乘龙快婿、主任秘书、六品官、自命不凡的库尔纳托夫斯基,她更是充满了轻蔑。她给英沙罗夫

的信中戏谑地称库尔纳托夫斯基为一个“大大的专制魔王”，认为“落到他手里，那就够苦啦！”她在比较他与英沙罗夫之不同时写道：“你有信念，那一位，可没有，因为一个人是不能仅仅信仰自己的。”总之，在贵族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在“自己人”中间，叶琳娜找不到自己心目中的“自觉的英雄”，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外人”，把自己真诚、炽烈的爱献给了平民出身的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她爱他，爱他所献身的事业。“你能跟我到任何地方去吗？”英沙罗夫问。“任何地方，哪怕天涯海角，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对她说：“你还要知道，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艰难的，得不到任何酬劳的事业，我……我们不仅会遇到危险，而且会受穷、受屈辱，你能受得住吗？”“知道，全知道……我爱你。”

叶琳娜所作的选择，似乎说明了俄罗斯所呼唤和期待的是怎样的人物。虽然她选择的“自觉英雄”是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但是这个事实也表明，“我们在叶琳娜身上看到的那些观念和要求，已经出现了；社会用同情的态度接受了这些要求；不但如此，他们还积极地求其实现。这就是说，社会的陈规惯例已经过时；再经过一些摇摆，再有一些得力的言论和有利的事实，活动家就会出现。”“到那时候，文学中也能出现完整的、刻画得鲜明而生动的、俄罗斯的英沙罗夫的形象了。我们不会等待他很久；我们盼望他在生活中出现时的那种狂热的、痛苦的急躁情绪，便是这一点的保证。他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他，我们的整个生活就算虚度了，而且每一天的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第二天的前夜罢了。它终归会到来的，这个白天。”（杜勃罗留波夫）^⑬

毫无疑问，叶琳娜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并不只是作为英沙罗夫的映衬。她本身也是一个新人，虽然她并非直接来自平民知识分子的营垒。

事实上，叶琳娜勇敢地选择一条充满坎坷、危险的生活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她自幼就富于同情心。热爱文学的家庭女教师培养了她读书的兴趣。她渴望照着书本中所宣传的崇高思想去行动，去帮助那些贫穷、饥饿、病弱的人们。她对于贫苦的小女孩的感情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依恋。她赠钱物给行乞的老妇人，倾听并且思考老乞丐给予她的祝福。她对于那从失火的茅屋中救出跛足老人的管家华西里钦佩得五体投地，甚至想“跪在他脚下”。她从不以自己出身贵族门第而骄矜。正是因为她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她才会毫不犹豫地与沦落天涯、无家可归的“黑山人”英沙罗夫结合。

与英沙罗夫一样，叶琳娜也有着刚毅的性格和果敢的行动能力。她向当时传统的伦理观念进行挑战，只身去造访英沙罗夫这个单身男子的寓所。当英沙罗夫生病时，她去探视，并毫不疑迟地表示要留下来看护他。她的行为被暗中监视她的仆人发现，并密告其父。她的行为遭到她的父亲的谴责，认为这是伤风败俗、辱没门楣的恶行、丑闻。但她勇敢地顶住了社会和家庭施

加给她的沉重的精神压力,坚定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与《贵族之家》中的女主人公丽莎宁愿放弃个人的幸福而与这个世界妥协迥然不同,她认为,人们有权利为争取生活的幸福而同命运进行抗争,去反对束缚人的个性的不合理的道德规范。

如果我们懂得“同观念与习尚的冲突”是很艰难的,这种斗争确实会吓倒甚至是刚毅的人(杜勃罗留波夫语)^⑬,那么我们会认为,作者把叶琳娜和英沙罗夫一起誉为“新时代的预言者”、“新生活的先驱”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她的出现预示了俄罗斯新女性的诞生,加速了新时代到来的步伐。杜勃罗留波夫曾经指明了叶琳娜形象的巨大的变化,认为她是高出于其他人物形象的真正的主人公。在她身上表现出“一种几乎是不自觉的,但却是新的生活、新的人们的不可阻挡的要求,这种要求现在几乎笼罩着整个俄国社会……”^⑭。

应当承认,叶琳娜这个形象之所以具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与作者塑造人物的精湛技巧也是分不开的。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屠格涅夫先生作为纯洁、理想爱情的歌手,这样深入地窥视了年轻姑娘的心灵,这样完全地把握住了它,并以这种充满了灵感的悸动,以这种热烈的爱描写了心灵中那最美好的瞬间。姑娘心中的波动也好,轻声的叹息也好,湿润的目光也好,我们都能从他的小说中感受到,还可以听到一颗激动的心在跳动。”^⑮在屠格涅夫的笔下,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是多层面的。作者不仅遵循着自己固有的心理描写的原则,作一个“隐蔽的心理学家”^⑯,主要通过人物的外部动作来表现其内心活动,而且在揭示这个思想深邃、感情丰富的女主人公叶琳娜的内心活动时,还采用了日记和书信体裁,通过内心独白由人物直抒胸臆,或者由作者出面用第三人称来进行揭示。她的那些日记和书信简直就是一首首优美的抒情诗,这些诗篇曾经使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之深深地激动。作者把叶琳娜的爱情生活也诗情化了。她追随着英沙罗夫,投身于动荡不定、充满危险的战斗生活;同时,她又从中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安全感、平和的心境。她感到,这是一种“完全的幸福平静,在暴风雨之后获得了安全港似的平静,达到了最终目的地似的平静,就是对于死亡本身也能赋予意义和美丽的那非人间的平静,以其神圣的波澜,充溢着她的整个灵魂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琳娜这个新人,乃是俄罗斯文学中极为真挚动人的,并且具有永久魅力的年轻妇女的形象。她简直是一个“理想的人物”,^⑰叶琳娜这个形象的塑造正是作者在俄国文学中“创造坚毅、积极性格的新的尝试。”^⑱

四

《前夜》这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是屠格涅夫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

在整个俄国小说史上也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屠格涅夫第一个塑造了“新生活先驱者”的形象。

《前夜》发表后,俄国文学中相继出现了一批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如屠格涅夫本人的《父与子》(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1年)、《序幕》(1867年)。屠格涅夫在《前夜》中刻画的英沙罗夫,叶琳娜这两个新人的形象,预示着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更迭,为平民知识分子登上解放运动的大舞台并成为主角,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前夜》发表以后,在俄国的文学界、思想界受到广泛的重视,并引发激烈的争论。对于这部歌颂“新生活先驱者”的作品,贵族上流社会和保守的文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攻击《前夜》“从头到尾都是虚假和错误的”^②。他们主要是为作品宣扬的“政治主题”而对这部作品予以根本的否定。他们甚至荒唐地指责叶琳娜轻浮,“不知羞耻”^③。与之相反,社会进步人士热烈赞扬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对新人的诞生。民意党人的一份传单上写着:“《前夜》的主人公是青年效法的、创造过生活的典型……”^④。

杜勃罗留波夫在他撰写的评论《前夜》的长篇文章中除大力肯定了英沙罗夫和叶琳娜这两个新人形象外,还把罗亭等“多余人”同英沙罗夫作了对比,谴责了贵族知识分子的软弱,揭示了“自觉的英雄”、“行动的英雄”必将取代沉溺于幻想和空谈的“多余”人的历史规律。他并且对《前夜》作了革命的解释。他认为,“《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⑤。随着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的出现,俄国也将出现自己的英沙罗夫。而摆在俄国的英沙罗夫面前的将是另一个目标,即反对“国内的土耳其人”——专制农奴制度及顽固维护这一制度的反动势力。对此,屠格涅夫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他只是把从异族的蹂躏下解放自己祖国的斗争视为“新人”生活的最高目标,认为全体人民,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他坚决反对《现代人》杂志发表该文,他并向主编涅克拉索夫发出最后通牒:“任你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⑥涅克拉索夫虽然与屠格涅夫这位大作家有近20年的友谊,但他仍决定支持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不久的杜勃罗留波夫,在1860年第3期的《现代人》上刊出了这位年轻人呼唤革命的文章。为此,屠格涅夫退出了《现代人》编辑部,并从此和革命民主派分道扬镳。应当说,了解这段历史公案,对于我们理解《前夜》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局限性是会有帮助的。

注释：

①①①④《杜勃罗留波夫选集》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86年。第303页、第311页、第308页。

②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二)(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69页、第272页、第296页、第295页、第291页、第327页、第278页、第330页。

④⑤⑥《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文学论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33页、第234页、第234页。

⑧⑬ 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卷)(蒋路、刘辽逸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第830页、第832—833页。

⑦⑫⑭⑮ 鲍戈斯洛夫斯基：《屠格涅夫传》(曹士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5页、第327页、第329页、第340页。

②②②《前夜》(父与子)(丽尼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11页、第10页。

③ 李兆林、叶乃方编《屠格涅夫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前夜》选段

一六

认识英沙罗夫不久之后，叶琳娜就(第五次、也许第六次地)开始记日记了。这里，是日记里的若干断片：

“六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给我带了些书来，可是我总没有心情念。我不好意思对他明说；可是，我也不愿意把书还给他，对他撒谎，说我念过。我感到，那会叫他十分难受的。他常常关心着我。好像是，他对我很有些留恋。真是一个好人呢，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我需要的是什么呢？我的心为什么是这么沉重，这么倦怠？为什么我看着鸟儿飞过，心里也感觉着羡慕？我真想跟它们一道儿飞去呢——飞到哪儿去，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远远地、远远地离开这儿吧。这种愿望不是有罪的么？这儿，我有母亲、父亲和家。难道我不爱他们？不，我并不爱他们，不像我应当爱的那样爱他们。把这样的话写下来，是可怕的，可是，这是真话。也许，我是个大罪人吧；也许，就为这，我才这么忧愁，我的心才这么不宁静吧。好像是，有一只手搁在我头上，重压着我。我好像是给关在狱里了，狱墙像马上要朝我倒塌下来。为什么别人并不感觉这些呢？如果我对我自己的家人也是这么冷淡，我还能爱谁呀？很显然，爸爸是对的：他就老是怨我除了猫狗以外什么也不爱。我得把这细想一想。我很少祈祷；我得祈祷……啊，我想我是知道怎样去爱的！”

“……对于英沙罗夫先生，我还是老感到羞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

信,一般说我是并不怎么女孩子气的,而他,也那么质朴,那么善良。有时,他的表情果然十分严肃。他当然无暇顾及我们。我觉着这个,所以,也就不好意思来占用他的时间了。对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那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以跟他闲谈整日。可是,他也老是跟我谈起英沙罗夫。并且,谈的是怎样可怕的事啊!在昨晚的梦里,我梦见他手里握着匕首。他好像对我说道:‘我要杀死你,也把我自己杀死!’多么痴傻啊!”

“……啊,要是有人能对我说:‘这,这就是你应该做的!’……存好心——这还不够;要做好事……对的,这才是人生里的大事。可是,要怎样做好事呢?啊,要是我能知道怎样控制我自己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常常想到英沙罗夫先生。当他来了,在这儿坐着,注意地听着,但是一点儿也不勉强,一点儿也不慌乱,我瞧着他,心里就感觉愉快——不过是这样罢了;可是,当他走后,我却不断回味他的话,对自己感觉烦闷,甚至激动……我说不出这是为了什么。(他的法语说得不好,可是并不觉得难为情——这一点我很喜欢。)可是,我也时时想着许多别的人。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们的管家华西里,有一次他从一间失火的茅屋里救出一个跛足的老人来,自己几乎也给烧死了。爸爸夸他是个好汉子,妈妈给了他五卢布,而我却真想跪在他的脚前。他的脸也是质朴的,甚至有些傻气,后来,他却变成一个酒徒了。”

“……今天,我拿了半戈比给一个乞妇,她对我说道:‘你怎么那么忧愁呀?’我是从来也没想到过我会有忧愁的样儿的。我看,这一定由于孤独,永远的孤独,无论好坏,总是我孤单单的一个人。我能向谁伸出手去呢?到我这儿来的,不是我所需要的;而我所需要的……却从我的身边走过去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的了;我的头脑乱极了,我真想跪下来,祈祷,乞求怜悯。我不知道是谁、是什么好像在折磨着我,我心里只想反抗、号叫;我流着眼泪,不能安静……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请抑制我心灵里的这种汹涌吧!只有你能帮助我,所有别的,全是无用的:我的可怜的布施,我的学习,所有一切、一切、一切,全不能给我帮助。我真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作个女佣,真的;这会叫我安心得多的。”

“青春是为了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有一个灵魂?这一切都为了解什么?”

“……英沙罗夫,英沙罗夫先生——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写才好——仍然叫我感觉兴趣。我真想知道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灵魂里,他想的是什么。他好像是那么坦白,那么容易接近,可是,对于他,我却仍然什么也看不见。有时,他以那么一种侦查似的眼睛望着我……也许,这只是我的幻想?保尔不断逗我——我是很恼保尔。他要什么呢?他爱着我……可是,我要他的爱做什么?他也爱着卓娅呢。我对他是不公平的;昨儿他告诉我,说我应该含

蓄些，别那样百分之百的不公平都不会……这是实在的。这该多么不好啊！”

“啊，我感到一个人必须有些不幸，或者贫困、或者疾病，不然，他就会马上自满起来。”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今天为什么要来跟我说起那两个保加利亚人呢？他来告诉我，好像是有什么存心似的。我跟英沙罗夫先生有什么关系呢？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么做，真叫我生气。”

“……提起笔来，不晓得怎样开始。今儿，在花园里，他是多么突如其来跟我谈起话来了啊！态度是那么亲切并且信任！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呀！好像我们本是很老、很老的朋友，不过刚刚才互相认出来似的。在这以前，我怎么竟没有了解他！现在，他和我却是多么接近！并且，这是多么奇怪，我现在心里竟平静多了。这真可笑：昨儿我还恼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恼着他，甚至称他英沙罗夫先生，可是，今天……这儿，终于，是有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了。这个人撒谎，这是我所遇见的从不撒谎的第一个人：所有别的人，全都撒谎的，他们的一切，全是个谎。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亲爱的、善良的朋友，我为什么要委屈您呢？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许比他更有学问，也许甚至更多智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和他比较起来，却显得那么渺小了。当他一说到自己的祖国，他好像就长大了，长高了，他的姿容就立刻焕发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像纯钢了，啊，不，好像是，在这世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低下头去。他也不只是空谈——他行动，还会永远行动下去。我要问他……他是怎样突然就转向我来，对我微笑了啊！……只有亲兄弟才能像那样微笑的。啊，我是多么高兴！当初他来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作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竟能这么快就互相了解。现在，就是想到我当初对他的冷淡，我也是欢喜的。冷淡？难道我现在就不冷淡了么？”

“……我许久没有感觉过这种内心的平静了。我的心是这么静、这么静。没有什么可记的。我时常看见他，如此而已。还有什么可记的呢？”

“……保尔把自己关了起来，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慢慢地不常来了。可怜的人！我想像他是……可是，那是决不会的。我高兴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谈话：他从不自夸，谈的往往是有意义的、有用的话。和舒宾截然不同。舒宾漂亮得象一只蝴蝶，并且自夸着自己的漂亮；这是连蝴蝶也不做的。可是，无论是舒宾或者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

“……他很高兴到我们这儿来，我看得出。可是，为什么呢？他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呢？确实，我们的趣味是相投的：他和我，我们俩都不怎么爱好诗歌；我们对于艺术也都没有什么理解。可是，他比我强多少啊！他是平静的，可是我却永远彷徨；他已经选定了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目标——可是我，我在走向哪儿去？哪儿是我的家？他是平静的，可是所有他的思想却是遥远的。

有朝一日,他会永远离开我们,回到他自己人那里去的,在那边,在海的那边。怎么办呢?愿上帝祝福他吧!无论如何,当他在这儿的时候我认识了他,那总是令我快慰的。”

“他为什么不是一个俄国人呢?不,他不可能是一个俄国人。”

“妈妈也喜欢他呢;他说:‘他是个谦逊的青年人。’亲爱的好妈妈!她并不了解他。保尔沉默了;他猜到我并不高兴他的暗示,可是,他是嫉妒着他的。坏孩子!你可有什么权利?难道我曾经……”

“这全都无聊透啦!我怎么会想到这些事上来的?”

“……这可是奇怪的事:直到现在,已经二十岁了,我还从来没有爱过谁!我相信,德(我要叫他德,我喜欢这个名字:德米特里)其所以能有那么纯洁的灵魂,就是由于他是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理想。他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当一个人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献身之后,他就没有忧愁,也没有负累了。这样,就不是我要怎样怎样,而是它要怎样怎样了。啊,说起来,他和我都爱着同样的花。今早我摘了一朵玫瑰花,一叶花瓣落了下来,他就把它拾起……我把整朵玫瑰花全给了他。”

“……德常到我们这儿来。昨晚他在这儿坐了很久。他要教我保加利亚语。跟他一道儿,我感觉愉快,完全像在自己家里。比在自己家里还好。”

“……日子飞一般地过去……我愉快,同时,也有一点点疑惧;我想感谢上帝;眼泪也好像已经不远了。啊,这些温暖的、愉快的日子啊!”

“……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愉快,只是,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点忧郁。我是幸福的。我幸福么?”

“……昨儿的郊游,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多么不可思议、新奇而可怕的印象啊!当他突然抓住那高个儿,扔球一般地把他扔到水里去的时候,我也并不惊吓……可是,他自己却使我惊吓了。后来——他的脸又是多么狠啊,几乎是残酷的!他是怎样说的啊:‘他会爬出来的!’那简直叫我惊呆了。显然,我没有了解他。而过后,当他们全都笑着,我自己也笑着的时候,我心里又多么为他难过啊!他有些羞愧了,我觉得的,他在我面前有些羞愧。后来,在马车里,在黑暗中,当我想认真看他一看而又怕看他的时候,他是像这样告诉我的。是的,他是一个不容小视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保卫者。可是,为什么要那么狠,嘴唇也那么颤栗,眼睛也发着怒火呢?也许,那是不可避免的么?难道作一个人,做一个战士,就不能依旧温柔,依旧和善么?‘人生就是粗暴的,’前不久他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把这话告诉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他却并不同意德的说法。他们两个,到底谁对呢?可是,那一天是怎样开始的啊!我是多么愉快啊,在他的身旁走着,甚至沉默着的时候,也是快乐的……可是,虽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也高兴。我觉得那是十分当然的。”

“…… 又是不安啦…… 我感觉不大舒服。”

“…… 这么多日子在这本子上我什么也没有写，因为我没有心思写。我觉得：无论我写下什么，那都不是我心里的话…… 那么，我心里的是什么呢？我跟他作过一次长谈，从谈话里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顺便说，我现在才知道他那颈上的伤疤的由来…… 上帝呀，当我一想到他竟被判过死刑，只是九死一生才逃脱，并且受了伤……）他预测着战争将要爆发，还为这高兴。可是，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德像这样抑郁。他…… 他！…… 他有什么可以抑郁的呢？爸爸从城里回来，正碰上我们两人在一起，很奇怪地望了我们一眼。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来过：我注意到他变得很瘦、很苍白。他责备我对舒宾太冷酷、太过分了。真的，我已经完完全全忘记保尔的存在呢。见到他的时候，我应当弥补我的过失。现在，他对我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世界上任何人对我也全不算什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以一种怜悯的神气和我谈话。这全是干什么呀？为什么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内心，一切都是这样黑暗？我感到在我的周围和我的心里，都在进行着一种谜似的什么，对于这谜，我得找出一个确实的解答……”

“…… 整晚不曾入睡，头痛。为什么还要写呢？今儿他走得那么快，可是我正想跟他谈话呢…… 他几乎好像在躲避我。是的，他是在躲避我。”

“…… 答案找到了，事情已经明白！上帝呀！怜悯我吧…… 我爱他！”

一七

雨渐渐稀了，停了，太阳一时也从云端里显露出来。叶琳娜正要离开自己的避雨处…… 忽然，在离开教堂十来步远近的地方，她看见了英沙罗夫。他裹着一件外衣，正在叶琳娜走过来的路上走着；他好像是在赶回家去。

她不能支持了，用手抓住台阶上腐旧的栏杆；她要呼唤他，可是，叫不出声来…… 英沙罗夫头也不抬，已经走过去了……

“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她终于喊道。

英沙罗夫猝然止步，转眼四顾…… 在这第一个刹那，他并没有认出叶琳娜来，可是，马上，就朝着她的身边走了过去。

“您，您在这儿！”他也叫了。

她默默地退回到小教堂里。英沙罗夫跟随着她。

“您在这儿！”他又叫道。

她仍然沉默着，只是以一种定滞的、然而温柔的目光，凝视着他。他垂下了眼睑。

“您从我们家来？”她问他。

“不是…… 不是从你们家来。”

“不是？”叶琳娜重复说，想要作出一个微笑。“您就是像这样履行您的诺言的么？我从清早起，就等着您。”

“我昨儿并没有答应过您，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如果您还记得。”

叶琳娜再一次勉强地微笑了，于是，把手掩住了脸。她的手和脸都是那么苍白。

“看起来，您是安心跟我们不辞而别？”

“是的，”英沙罗夫粗声地，几乎是厉声地说。

“什么？在我们既已成了朋友，在我们已经谈过那些话，在所有这一切以后……那么，要是我今儿没有恰好在这儿碰上您（叶琳娜的声音开始发抖了，她停止了片刻）……您就真会那么样就走了，连跟我最后一次握握手也不会，并且，您心里也不会难过……”

英沙罗夫转过头去。

“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请别那么说，我求您。就是您不那么说，我也够难受的了。相信我吧，我的决定费了我很大的气力。要是您知道……”

“我不要知道，”叶琳娜突然感到恐怖，打断了他的话，“我不要知道您为什么要走……看起来，那是必要的。看起来，我们是不能不分别的。您不会无端地叫您的朋友心里难过。可是，既然是朋友，难道能够像这样分别的么？我跟您，正是朋友，不是么？”

“不是，”英沙罗夫说。

“什么？……”叶琳娜喃喃地说。她的双颊不自主地罩上了红晕。

“就因为我们根本不是朋友，我才不能不离开。请不要逼我说出我不愿意说的、我也不会说出来的话吧。”

“往日，您对我可是坦白的，”叶琳娜略带嗔怒地说，“您记得吗？”

“那时候我可以坦白，那时，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叶琳娜问。

“可是现在……现在我得走了。再见！”

如果在那一瞬间，英沙罗夫抬起眼来望一望叶琳娜，他就可以看出，当他自己蹙眉苦恼之际，她的面容却一时比一时变得更为光彩了；可是，他却一直固执地注视着地面。

“唔，再见了吧，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她开始说。“可是，我们既然已经碰见了，现在，至少，请把你的手给我吧。”

英沙罗夫正要伸出手来。

“啊，不，连这，我也不能，”他说，于是，再一次转过身去。

“您不能么？”

“不能。再见吧。”

他于是朝教堂的出口走去。

“等一等，”叶琳娜说。“您好像害怕我。可是，我比您更勇敢，”她补充说道，一阵隐隐的颤栗突然扫过她的全身。“我可以告诉您……可以吗？……”

您怎么会在这儿碰见我？您可知道我要上哪儿去？”

英沙罗夫愕然注视着叶琳娜。

“我正要去您那儿去。”

“上我那儿去？”

叶琳娜掩住了自己的脸。

“您是要逼着我说：我爱您，”她低语着。“现在……我说出来啦。”

“叶琳娜！”英沙罗夫喊道。

她垂下手来，望了他一眼，就投入了他的怀抱。

他紧紧地拥抱着她，沉默着。他用不着告诉她，说他是爱她的。单从那一声叫唤，从他整个人的立刻变形，从她那么信任地偎依着的那胸脯的起伏，从他的手指在她的发上所作的爱抚，叶琳娜就可以感到自己是被爱着的。他保持着沉默，而她也不需要言语。“这里是他，他爱我啦……还需要什么？”完全的幸福平静，在暴风雨之后获得了安全港似的平静，达到了最终目的地似的平静，就是对于死亡本身也能赋予意义和美丽的那非人间的平静，以其神圣的波澜，充溢着她的整个灵魂了。她什么也不要求，因为她已经获得了一切。“啊，我的兄弟，啊，我的朋友，啊，我的爱人！”她的嘴唇轻语着，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一颗在她的怀里那么幸福地跳着而且溶化着的心，到底是他的，抑或是她的。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在自己的强有力的怀抱里拥着这向他委身的青春的生命，在心头感觉着新奇的、无限珍贵的负荷；一种强烈的柔情、一种不可言说的感激，将他的坚强的灵魂碾成了粉末，他从来还不曾体验过的眼泪，在他的眼里迷漫着了……

但她却不曾哭泣；她只是不断地重复道：“啊，我的朋友！啊，我的兄弟！”

“那么，你会随着我，到任何地方？”一刻钟以后他对她说，仍然把她拥在自己的怀里，支助着她。

“任何地方，天边，地极！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你不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你父母永远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婚姻？”

“我不是在欺骗我自己；父母不会同意，我也知道。”

“你知道我贫穷，几乎是个乞丐？”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不是俄国人，我的命运不容我住在俄国，你将不能不和你的祖国、你的亲人，断绝一切联系？”

“我知道，我知道。”

“你也知道我已经献身给那艰苦的、不望感激的事业，我……我们不仅要经历危险，也许还要忍受贫困、屈辱？”

“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爱你！”